

## 理论 研究

##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教育评价的耦合及其意涵

丁兴华

**摘要:**教育评价改革是当前教育领域最为紧迫也最为复杂的议题之一。尽管实践中涌现出大量关于评价技术、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讨论,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澄清:教育评价的正当性究竟来自何处?换言之,我们凭什么认为某种评价是“好的”评价,而另一种是“坏的”评价?这一问题无法在评价技术内部得到回答,因为它涉及的是评价活动的价值根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恰恰为此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资源。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教育评价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耦合”——二者在根本立场和核心关切上的内在一致,使得前者能够为后者提供目标规定、方法论依据与批判性视角。

## 一、目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使命

教育评价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关乎目的:评价究竟为了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塑造完全不同的评价实践。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被明确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判断完全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的深刻批判之上。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不是幸福,而是不幸。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展开讨论,教育需要对人的发展施以内在的本质性的促进,凡是其他目标都可能偏离了教育的本义。换言之,教育评价应当是手段而非目的,当评价从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工具沦为评价学生服务于评价要求的被动状态时,评价就已经发生了“目的与手段的颠倒”。第二,评价应当以促进发展而非筛选分层为优先取向。教育评价的筛选功能固然不可避免,但它只能是评价的派生功能而非本质规定。因此,评价的首要任务不再是

“把人分等”,而是“助人成长”,没有对人的发展的承诺,评价就沦为纯粹的技术操作;没有评价的反馈调节,全面发展的理想也难以在现实中落地。

## 二、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命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一命题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判断: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在纯粹的斋中实现,也不可能由纯粹的体力劳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内在统一来达成。马克思批判旧式分工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而脱离物质实践,另一部分人则被固定在物质生产环节而丧失精神发展的机会,全面发展正是对这种分工的扬弃。

这一命题对教育评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既然全面发展要求脑力与体力、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动的统一,那么教育评价就不能仅关注书本知识的

掌握,而必须融入实践能力、技术素养、社会交往、劳动态度等更为丰富的意涵。当前教育评价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窄化”,即将评价等同于纸笔测试,将能力等同于分数,将人的发展等同于知识积累。这种窄化在方法论层面全然违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能力不是属于孤立的个体,必须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进一步言,马克思提示我们注意教育评价内容的“关系性”问题,教育评价还应当重视学生在交往、合作、共情等方面的现实表现,而不是仅仅关注其认知表现。因此,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命题,为教育评价内容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路向,它要求教育评价要涵盖实践领域、社会关系、劳动素养等多个方面,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教育领域的内容支持。

## 三、批判:异化理论作为诊断教育评价的分析框架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于识别和批判教育评价中的

病理现象具有独特的解释力。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与人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迁移到教育评价领域,形成“评价异化”的理论视域。我们提出的评价异化,就是指评价活动从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手段,却反转为人为服务于评价要求的手段力量。其表现形式较多,首先是评价成果的背离:分数、等级、评语本来是人的发展状况的符号表征,却反过来控制了学生和教师的行为,陷入了“为评价而教、为评价而学”的评价陷阱。其次是人与评价活动的异化:评价本应是人对自身发展的自觉反思,但在外部强制评价中,人沦为被测量、被分类、被判断的客体,丧失了评价的主体性特征。再次是与人的类本质的疏离:过度量化的评价体系将人的丰富发展简化为可测量的指标,好奇心、创造力、审美能力、道德情感等无法量化的维度被系统性忽视。

马克思指出,异化不是永恒的现

象,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教育领域,评价异化与教育系统承担的筛选和分层功能密切相关。只要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只要社会位置分配高度依赖教育凭证,评价就很难摆脱工具化的阻力。

## 四、结论

“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评价”有着天然的理论耦合本质,我们可以在目的论、方法论、批判性三个层面获得两者间理论的合构。任何评价,无论其技术多么精密、数据多么丰富,如果它忘记了被评价者是目的而非手段,它就已经在根本意义值得商榷。这也意味着,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停留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指标调整、方法创新、工具开发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对评价目的的根本反思,缺乏对评价异化的持续警惕,所有的技术改进都可能对初衷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于当代教育评价的意义,一定是绵远而又深刻的。

(作者单位:贵州省教育厅学前处)

## 心理 研究

## 优化学习环境 提升大学生自尊水平

——以贵州财经大学新生为例

焦娅

**摘要:**本研究选取贵州财经大学的146名大一新生作为对象,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学习环境(涵盖家庭、学校、社会方面)和学生自尊水平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接受访问的学生自尊水平整体处于较高状态,学习环境在整体上表现良好,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自尊呈现正相关。研究还发现,存在家庭参与不够、学校教学、评价存在偏差、社会竞争压力等状况影响着学生自尊的发展。文章结合贵州高校育人的实际情况,给出优化环境、健全支持模式、协同育人的实践途径,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价值感给予参考。

关键词:学习环境;自尊;大学生;心理健康;家校社协同

## 一、引言

自尊指的是个体针对自我价值、能力、自信所做出的综合评价,它作为心理健康的一项核心指标,会直接影响对学习动机、情绪调节、社会适应能力造成影响。大学阶段属于价值观与人格定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学业竞争非常激烈,社会有着多元的期待,同时还存在转型期的心理调适压力,这些因素很容易让学生出现自

我怀疑、焦虑、价值感波动的情况,进而对自尊水平、长远发展产生影响。在贵州高校的育人实践里,怎样去营造具备支持性、包容性的学习环境,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培育其积极的自我认知,这已成为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课题。此项研究以地方高校的真实情境为立足点,全面考察家庭、学校、社会三维的学习环境对于大学生自尊所产生的影响,目的是能够为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实践对策。

##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办法,选取贵州财经大学的146名大一新生作为调研对象。这些学生来自不一样的生源地,有着各不相同的家庭背景,专业方向也不一样,整体样本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 (二)研究方法

采用了混合研究设计的方式,其中定量部分通过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来对自尊水平、学习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而定性部分利用主题分析来提炼出影响自尊的现实挑战、关键因素。

## (三)研究工具与流程

将自尊量表、学习环境量表当作核心工具,借助问卷、非结构化访谈来收集数据。在整个过程中严格遵循伦理规范,取得校方的许可并且获得学生的知情同意,以此保障数据的匿名性、保密性、安全性。运用Excel和SPSS展开统计处理,保证结果具有可靠性。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大学生自尊水平总体偏高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受访学生自尊的总体均值达到了3.75,这个数值被评定为极高的水平,而且各维度的得分也都处于较高的位置。学生们大多对于自身的状态感到满意,他们认可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拥有积极的自我态度、成就感,从整体上来看展现出了健康且稳定的自我认知结构。

这样的结果显示,在具备良好教育、支持条件的情况下,当代的大学生是能够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高自尊状态对他们应对学习压力、适应集体生活、提高心理韧性有着一定帮助,能够为学业和人格发展奠定基础。

## (二)学习环境整体良好,三维支撑有力

用于衡量学习环境的三个方面,即家庭、学校、社会,其总体均值为3.77,这一数值表明学习环境处于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在这三个方面中,学校环境所获得的得分最高,为3.86,而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得分均为3.72。此结果意味着,学生于家庭关怀、校园支持、社会包容这几方面都得到了不错的保障,进而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积极作用的支持系统。

优良的学习环境能为自尊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家庭可以给予学生情感方面的支持、物质上的保障,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并且有同伴之间的相互帮助,社会能够营造出公平竞争、尊重包容的氛围。上面所说的这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推动

学生形成稳定且积极的自我价值感。

(三)学习环境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性分析表明:家庭环境与自尊相关系数 $r=0.817$ 、学校环境与自尊相关系数 $r=0.753$ 、社会环境与自尊相关系数 $r=0.756$ 。这三个方面的P值都是0.000,已经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能够拒绝零假设,有力地证实了学习环境对自尊有着正向的预测作用。家庭支持越充足、校园氛围越积极、社会环境越包容,学生的自尊水平也就越高。此结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相契合,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育人对于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有着关键价值。

## (四)影响自尊的现实挑战

在家庭方面,部分家长存在着教育参与不够充分、与孩子沟通不够顺畅、期望出现失衡等情况。这些状况比较容易引发孩子角色认知方面的混乱、情感上的疏离,进而对孩子自尊的基础造成削弱。

在学校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教学内容情境化做得不够充分,评价方式比较单一,反馈缺乏应有的温情。这些情况容易导致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降低。

在社会方面上,学业竞争呈现出过度的状况,同伴之间的比较激烈,并且还存在着负面情绪的传导现象。这些情况会使得自我否定与焦虑进一步加剧,进而对自尊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在地方高校当中,这些问题比较多见,这表明育人工作要从单纯的学业指导,转变为在整个环境、整个过程、各个方面都给予心理支持和价值

引领。

## 四、关于优化学习环境、提高大学生自尊的实践途径探讨

(一)营造积极包容的校园生态环境,稳固自尊发展关键阵地。

要建立起具有支持性的课堂,需着重强化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同时也要注重同伴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且还要加强过程性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运用具有鼓励性质、建设性的反馈,以此来保护学生的自信心、主动性。

心理支持模式的完善工作涉及多方面内容。开设多种课程与团体辅导,像是自尊提高课程、情绪管理课程、压力应对课程等。同时建立起预警、干预、转介机制,通过这样的机制能够及时化解心理困扰。

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要搭建学术、文体、实践这三个平台。如此一来,学生参与其中时能够收获成就感、归属感还有价值感,进而增强自我认同。

(二)进一步强化家庭在协同育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扎实筑牢个体自尊发展的根基。

采用家长会、线上讲座、手册推送等形式来进行家长教育指导,从而引导家长以科学的方式进行陪伴,实现有效的沟通,并抱有合理的期待,以此减少过度施压、负面评价的情况。

建立家校沟通机制,定期给家长反馈学生成长情形,彼此分享学生心理发展消息,以此建立起稳定且一致的支持系统,避免家庭因素冲击学生自尊稳定性。

(三)对于社会支持环境予以优化,

以此来缓解竞争压力、焦虑情绪。

应积极倡导理性竞争观念,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看待成绩、差距,减弱单一分数的导向作用,突出多元评价、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净化同伴之间的交往氛围,要对攀比、嘲讽、孤立等不良行为予以抵制,建立友善、互助且尊重的班级文化与宿舍文化,以此提高群体支持感。

(四)推进精准化育人,关注个体差异。尊重学生在性格、家庭、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而实施分层分类指导、个性化支持,以此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获得被看见、被理解、被重视的感受,最终在包容的环境当中稳步提高自身的自尊水平。

##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经证实,家庭学习环境、学校学习环境、社会学习与大学生自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支持性且具有滋养性的环境能够培育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全面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家庭参与不足、学校评价出现偏差、社会竞争压力等现实存在的问题,依旧对学生自尊构成挑战。

根据贵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校需要秉持以生为本的理念,通过环境育人、心理帮助的方式,将自尊培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的整个进程当中,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建立一个更具温情、更具韧性且更具实际成效的育人模式,以此助力大学生树立健康的自尊观念,涵养健全的人格,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 创新 实践

## 智慧文旅人才培养的贵州实践与范式创新

李倩

**摘要:**国家“十五五”规划擘画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化深度融合,为文旅产业数智化转型按下加速键。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方向,旅游大数据分析师、智慧景区管理师等新型职业岗位应运而生,岗位能力要求从单一文旅服务向“技术应用+运营管理+创新实践”复合型体系转变,行业对兼具文化素养、技术能力、运营思维与创新意识的智慧文旅专业人才需求愈发迫切。职业教育作为对接产业需求、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成为破解智慧文旅人才供给不足、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路径,贵州各涉旅职业院校立足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实际,紧扣“十五五”科技创新与数智产业发展要求,积极探索人才培养创新路径,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提供智力保障。

智慧文旅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体现在技术应用与实战操作能力上。传统文旅专业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存在“教学场景与产业现场相分离、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固有短板,难以培养适配产业数智化转型的优质应用型人才。从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与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特征来看,强化场景赋能、构建理实融合的实战化教学体系,是智慧文旅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传统培养方式的壁垒,紧扣“十五五”人工智能、数智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要求,将真实的产业运营场景、岗位实操要求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生在沉浸式、实战化环境中锤炼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实现从“课堂学习”到“岗位实践”的平稳过渡,从源头上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位的核心问题。

构建这一实战化教学体系,需围绕“教学场景打造、实训载体建设、教学模式创新、师资队伍支撑”四大核心环节系统推进,形成“校内+校外”联动、“理论+实践”融合、“教学+产业”衔接的立体化培养模式,打造体系化、实战化、本土化的人才培养范式,推动产教协同育人走深走

实,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服务能力的双向提升。贵州各涉旅职业院校立足本土优势开展特色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例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围绕“文旅融合”“文旅融合”国家战略要求,基于“设计塑造+文旅未来”理念,打造“数字雕塑+旅游文创品牌设计”交通景观生产性实训基地,运用三维仿真数字孪生及虚拟现实技术建成“数字孪生+虚拟仿真”飞跃峡谷高桥虚拟仿真沉浸式研学基地,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数字营销+品质服务”酒店生产性实训基地,为校旅协同、理实融合培养智慧文旅人才提供了生动实践。

打造“校内仿真+校外实景”的双轨教学场景,是构建实战化教学体系的基础前提。例如,贵州文化旅游职业学院依托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优势与独特文旅资源禀赋,紧扣智慧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以贵州省2025年“技能贵州行动计划——‘校旅结合’”项目为抓手,打造“智慧景区校旅结合实训平台”。在校内,搭建高度还原智慧文旅产业运营的仿真场景,复刻票务管理、智能导览、大数据分析等全流程运营环节,融入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智技术应用

场景,让学生足不出校即可开展智慧景区岗位模拟实操,夯实岗位实操基础;在校外,与景区、文旅科技企业共建实景教学基地,将课堂延伸至产业服务一线,组织学生开展实景教学、岗位见习和项目实践,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解决本土实操问题,提升应对复杂数智化产业场景的实战能力。

建设“功能完备、贴合产业”的多元化实训载体,是构建实战化教学体系的核心支撑。例如,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国家文旅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战略,依托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技能贵州”行动及文化旅游强省部署,立足电商办学特色优势,深耕文旅融合、技艺结合、数商赋能,紧扣数字文旅与民族文化创新发展需求,以设计铸魂、电商破圈。建成文旅数字营销、非遗文创孵化、虚拟仿真研学等实训平台,产出一批数字文创、景区视觉、民宿设计与新媒体文旅运营平台,培养兼具艺术设计功底、文旅服务素养与电商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数字技术活化贵州文旅资源,助力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创新“项目驱动、岗课赛证”融合的教学模式,是构建实战化教学体

系的关键抓手。实战化教学的核心,是践行“做中学、学中做”的职业教育理念,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职业院校将产业真实项目、岗位实际任务、技能竞赛要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全面融入教学全过程,以产业真实项目为载体推行项目化教学,让学生在项目团队形式参与全流程,在完成任务中掌握专业技能;深化“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对照数智化岗位能力要求科学设置课程内容,将国家级、省级文旅类技能竞赛考核要点融入日常教学,精准对接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实现课程学习、技能训练、竞赛备赛、证书考取一体化推进,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打造“校企互通、专兼结合”的双师师资队伍,是构建实战化教学体系的重要保障。教师必须兼具扎实的文旅专业理论知识与丰富的产业数智化实践经验,才能有效指导学生开展岗位实操和项目实践。打造“懂理论、会实操、通产业”的复合型教学人才;建立校外行业导师引进机制,聘请行业一线数智化技术人才、运营管理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将产业前沿动态、数智化实操技巧、实战经验传授给学生。通过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

行业导师协同教学,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指导”的双师教学模式是顺应产业变革、践行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更是落实“十五五”科技创新战略、赋能文旅产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当前,贵州正全力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对智慧文旅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标准、更迫切的要求。全省涉旅职业院校作为智慧文旅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需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科技创新、数智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以地方产业发展政策为抓手,打破传统培养模式桎梏,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强化产教协同,持续提升体系化、实战化、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懂文化、擅技术、会运营、能创新的智慧文旅人才,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智慧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源,为推动文旅产业数智化转型、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作者系贵州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本文为贵州省2024年教育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及黔黔专项课题《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贵州高职数智文旅人才培养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